

建设精细化民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李金海

东华理工大学核技术研究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民主在世界历史过往上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政治制度。从近当代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来看，民主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倒果为因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混乱。民主在西方理论界一直存在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其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对我国的长治久安会产生重大影响。为解决民主的基础理论困境和降低其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本文首先提出了民主的绝对平等原则应该修改为有限平等原则，并进一步提出了精细化民主的概念，同时将全民选举定义为粗放式民主。然后简单分析了精细化民主的特点，从理论上解决了目前的民主困境。最后提出粗放式民主在我国需要竭力避免实行。

关键词：民主；精细化民主；粗放式民主；平等；多数决

DOI：10.69979/3029-2700.26.01.005

引言

民主是我党我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重要革命目标之一，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客观上讲，这是西风东渐的一个结果，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并未产生类似含义的民主思想。因而这就需要一个长期的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完善的过程，使民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助力，这也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目前民主在国内外存在较大的理论与实践困境，本文力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困境。

1 民主的国内外历史与现状

民主发轫于古希腊，但在民主的雅典战败于萨巴达后，民主就被广泛诟病而成为一个贬义词，例如在美国制宪会议期间，精英们普遍反对民主而制定了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1]。其实早在雅典时期，民主就被苏格拉底反对，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过程中的多数决暴政，并被梅因认为是一种“头脚倒置的君主政体”^[2]，即民主与君主制有一定的相似性。

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常识。如果民主真是这样，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大旗难道错了吗？而且在二战之后轰轰烈烈的民主化潮流也与上述结论相悖。对此，文一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书中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结论：全民投票权和政治权力的开放是工业革命的果实而非原因^[3]。文一在书中列举了很多例证，例如英、美、法、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化早于民主化，包括后来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这就是说，二战后的民主化潮

流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所带动的，但很多人却倒果为因地认为，西方的工业化是民主化的结果。

然而在实践中，过早地采纳了西式民主制的国家都未能完成工业化，比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突尼斯，东欧。甚至很多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乃至发达国家的，因为民主化而产生经济社会的倒退，比如阿根廷、希腊和南非等。至于“茉莉花革命”和“颜色革命”把所在国搞得一地鸡毛更是有目共睹。总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主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取得了反效果是民主发展的现状。

2 民主问题对中国的影响

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民主化在政治领域还是具有显著的话语权，否则颜色革命是搞不起来的。在西方语境下，中国只要不进行多党制和全民选举的政治改革，就不算民主制国家，就不能被西方社会接纳。当然，中国拥有一直未曾中断的悠久文明历史，即便不被西方接纳，也不必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在未实行西方民主制的情况下已经基本实现了上个世纪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尽管如此，民主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会产生很多不可预知的影响，民主在中国如何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

对于这个问题，文一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提到，民主是工业化实现后的政治福利。既然是事后福利，那就存在一个是否一定要给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取决于民主化是否能保障我国的长治久安。从民主的发展

历程和现状来看，民主化往往带来社会的低效、失效乃至混乱，因而民主化更大的可能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分析民主的利弊，并从根本上解决民主的弊端显得尤为重要，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的矛盾与冲突的困境。

3 民主困境的破局

中国所面临的这种民主困境，其实西方也同样面对，特别是理论界的很多专家学者对民主的很多弊端也莫之奈何，例如柏拉图提出了民主的悖论、孔多塞提出了“投票悖论”^[4]。民主的悖论是说通过民主可以选出独裁的统治者，例如希特勒。投票悖论是说存在多个选项，如 A、B、C，可能在投票群体中存在多数人喜欢 A 胜于 B，同时还存在 B 胜于 C，C 胜于 A，从 A 胜 B 和 B 胜 C 可推导出 A 胜 C，而实际情况是 C 胜 A，因而产生了矛盾。此外，民主还存在一种平等悖论，即全民选举的理论基础是人人平等，但是选举的结果要求多数决，这使得民主选举获得了人人并不平等的结果，即民主选举从平等的假设出发，获得了事实上不平等的结果。

对于上述困境，民主的理论家只能搪塞说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5]，然而本文在第一节里列举的民主实践却不能支持这样的结论，很多国家在民主化后得到了社会经济退步的结果，特别是不能避免希望其避免的金钱政治、政治腐败等问题。所谓最不坏的制度至少应该保障社会的发展不能退步，民主显然没有达到这个最不坏的标准。

之所以产生上述的民主困境，应该是还没有从理论上理清民主的根本症结在哪里。大多数人认识到的产生上述民主困境的原因是多数决，但从多数决上来解决民主困境就是无解的，因为否定了多数决就否定了民主原则。

另一个解决民主困境的角度是平等原则。严格意义上讲，人与人的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全民选举把这种不存在的绝对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即便在全民选举做的最好的国家，也不能做到严格的人人平等，例如任何普选都需要初选产生候选人，这种初选可能没有在形式上进行，但其必然通过金钱、人脉、关系、能力等各种前提条件体现出来，否则就不可能只有有限的几个候选人参选。这样的普选无论如何公平，都只能是初选的二次选举，何来平等？但是完全否定平等也就否定了民主，因此，需要否定的是

一刀切的平等，或是绝对平等，即民主只能建立在有限平等的基础上。

在有限平等的原则基础上，首先平等悖论可以解决，对于柏拉图的民主悖论和孔多塞的投票悖论的解决，需要精细化民主（或称作体制内民主，或小民主）来解决。精细化民主是相对于以全民选举为代表的粗放式民主而言的。体制内民主是对精细化民主的一种运作模式描述，主要突出的是民主运作的专业化。小民主是体制内民主的别称，其相对的大民主就是粗放式民主。

政治问题虽然涉及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但在某些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属性，然而全民选举中的大多数选民对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只能停留在业余的水平，这种业余水平是不可能通过宣传教育得到根本改变的，就像不可能将高深的相对论问题通过教育、宣传和辩论而让全部普通民众真正理解掌握。因而，很多政治问题的探讨与解决需要一定的政治能力、政治学识等专业背景来支撑，这就是精细化民主与粗放式民主的区别核心特征之一。

除了对专业属性的要求，精细化民主的有效运行还需要信息的充分沟通。在粗放式民主中，媒体宣传是普通的投票人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而媒体容易受金钱、政治等方面的影响而变成包装宣传，从而误导了投票人的意愿。为实现信息的充分沟通与专业化的政治运作，精细化民主需要针对不同层次或领域的政治议题形成政治共同体，这需要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予以充分保障。但精细化民主不能因此而演变为团伙化，乃至独裁化。在政治共同体内的深入全面的沟通交流，才有可能避免投票悖论中的循环选择，这也是避免柏拉图民主悖论的有效手段之一。

精细化民主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军事民主的实践操作。军事民主中，战役、战略层级的民主决策是不可能让每个战士都参与的，然而每个战士参与的具体战斗，可以让所有参战战士共同民主决策。军事民主有其实时性、保密性等特点，其民主过程中的集中的特点更突出，因而在政治、经济等其它领域的精细化民主必然与其有一些的不同，但其思想与理论基础是共通的。

很多人往往以切身利益相关来要求粗放式民主，而西方的公司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公司的董事作为产权人，显然是不能通过选举更换的，但作为经理人为什么不能通过董事与公司员工的共同选举更换呢？公

司经营的好坏显然也是与员工的切身利益严重相关的。有人或许说工会制度可以解决员工的切身利益，但工会在本质上只是一个永远的反对党，在公司运营上是没有决策权的，这就与公司经理选举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了。公司制度虽然不能称为独裁或君主制度，但也绝对不是民主制，但为什么公司却能成为社会经济中最为中坚和最有活力的基础组织呢？

当然，在国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必然存在大量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政治议题与课题，也是需要民众的全面参与的，这就需要进行议题范畴的划分与参与民众范围的划分，这就是精细化民主在基层民主领域的具体操作与实施。因而，基层民主是精细化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力发展完善。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国内外在民主问题上的困境，主要是没有在理论上把粗放式民主与精细化民主区分开来，从而导致了名不正而言不顺，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在实践上一塌糊涂。很多反对民主的人，其反对的应该是粗放式民主，很多拥护和追求民主的人，其追求的应该是精细化民主。

作为精细化民主，在概念上虽然有一定的新颖性，但国内外在实践上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例如美国的制宪精英虽然反感粗放式民主，但其在制宪过程中执行的是精细化民主，因而其在 60 年代之后推行的全民选举是其民主制度的一种倒退，目前来看这种倒退是难以改变的。此外，发达国家在民主化之前也大多进行过精细化民主的运行。中国共产党自革命年代起就一直执行的是精细化民主，虽然期间也做过粗放式民主的尝试，但并未真正全面和长期的推广，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习主席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概念，它是由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等环节构成的完整复合程序，彰显了我国民主制度的持续、广泛和真实性。但全过程民主并未排除以全民选举为代表的粗放式民主的可能性，这就能排除其对我国政治改革和长治久安的潜在风险。

中国台湾现行的民主制度无疑是粗放式民主，也正因为如此，其在执行的过程中导致产生了如此之多的乱象，也严重影响了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正常发展。中国台湾的民主化完全符合文一所提到的“民主是工业化实现后的政治福利”，作为一种民众已经享受到的福利，再收回去的难度极大，因为民众可以通过全民投票反对这种回收。由此而言，中国大陆的粗放式民主万万不可进行。

最后，本文对于精细化民主这个问题，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概念，至于其具体细节受文章篇幅和本人能力所限，未能进一步展开，同时这也是一個需要深度研究的开放性课题。

参考文献

- [1] 庞金友, 刘影硕, 美国制宪会议时期人民主权观念的冲突,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5 期, 38-42
- [2] 张双明, 民主时代的“反潮流”,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021, p17
- [3] 文一,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p117
- [4] 王海明, 论民主的弊端,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6 卷第 3 期, 2014 年, P250
- [5] 王义桅, 仅仅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 , 同舟共进, 2012 (08), p13

作者简介：李金海（1974—），男，山东省高密市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核技术应用。